

淡而实绮 癯而实腴——论陶渊明诗文及其美学追求

韩佳殷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苏轼用“淡而实绮，癯而实腴”八个字来评价陶渊明其诗，近人孙德谦也在《六朝丽指》中表示，这一说法不仅可以应用于其诗，说其文章也是恰到好处，陶渊明之诗文在内容和意蕴方面都极具诗意和浪漫色彩，都是我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艺术瑰宝。本文基于苏轼和孙德谦对陶渊明作品的评价，从陶渊明的大部分诗文中对“淡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评价原因进行客观和辩证分析，并领略陶渊明其诗其文的美学追求。

[关键词]陶渊明；诗文；原因；美学追求；现实意义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10.1086

前言

陶渊明，中国古代田园诗派代表人物之一，是家喻户晓的伟大诗人。他生于动荡的年代，却写出理想而又充满希望的优美诗文。“淡而实绮，癯而实腴”八字，指陶诗看似质朴，实则却在粗朴中带有文采的华美；看似文字清瘦无味，实则于清瘦中透露丰润的韵味，孙德谦用这八个字来概括陶渊明其诗其文的写作特征，有一定的争议之处，但绝不是空口无凭。这些作品能够跨越千年，流传至今，为世人惊叹，其内涵和风韵及其诗文中的美学色彩值得后人去探寻。

一、“淡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评价原因

（一）亲历成就诗文之“真”

陶渊明最擅长的就是描写自然生活之美，即使他所生活的时期是历史上最为混乱、最为动荡的时期。他把焦点放在自己在田园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远离政治官场的喧嚣，用自己那质朴而又平实的语言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欣赏陶渊明的诗文，读者可以感受到文字中的真实与自然，如身临其境一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你是否能看到诗人在东边篱笆下悠然地采着菊花，抬头欣赏南山山坡的情境？

陶渊明在诗文中对田园生活的描写，并不是一味的依靠自己的联想和想象，真实的体验和所感是其诗文能使读者读其诗，见其心，感其人，为大众接受和喜爱的最重要缘由所在。他远离官场，归隐田园，亲历自然，躬耕不懈，才能描写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这历来传颂的名句，这是非亲历者所无法达到的，故苏东坡曾赞扬道：“平畴二句，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

他虽退居田园，但在充满战乱，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安逸。他深知底层人民的困苦，所以他能道出底层人民的心声，表达对社会制度的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期许。陶渊明一生追求自然和本真，这种追求化为其诗文中“真”的表达。《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没有社会矛盾、没有战争、物质生活丰富、人与人之间真诚美好的理想社会，是虚构，也是他将现实中的田园风光美化后移植到桃花源中的结果，无不体现陶渊明田园生活的缩影。

（二）情感之切引文人共鸣

中国古代文人，大都满腔报国之志；忧国忧民如杜甫，

壮志难酬如孟浩然，心怀天下如陆游，等等。他们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人生的理想追求，希望用自己的学识辅佐圣明君主治理国家，学以致用，实现自身价值。然而，这些美好的设想往往被现实所打败。他们空有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或难入官场，或屡遭贬黜，这让他们经常陷入迷茫和矛盾的心境当中。

陶渊明率真且毅然的归隐，对田园生活的真感受，对理想社会的真追求，是无数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文人所向向往的。即使官场失意，饱受打击，但很多文人始终无法从入仕和归隐的矛盾中摆脱出来。因此，陶渊明的坚决和豁达心境给深陷矛盾漩涡中的他们以精神鼓舞，并从其诗文中探寻田园生活的美好，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李白本身是个力求济世，纵横思想的人，而在政治上失意时，便会和陶渊明产生共鸣。他不止一次在自己的诗歌中表达对陶渊明诗酒人生的赞赏，连其虚构的桃花源也是他写作的对象：“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苏东坡被贬至惠州时也酷爱陶诗，由此可见陶渊明其人其作品给广大文人带来的精神力量。

陶渊明在其诗文中情感和态度的真情流露，所塑造的理想化的世外桃源，使那些和他有着同样抱负和期许的文人产生强烈的共鸣，意味无穷，这也是苏轼“淡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评价原因所在。

（三）情、景、理相融造艺术风韵

在诗文创作中，情、景、理三者的交融是至关重要的。陶渊明深厚的文学功底能让他在诗歌创作中用质朴平实的语言勾勒出深远的意境。其诗文中所描写的景象，蕴含的情感及其潜藏的道理，都是导致其诗文能够引发世人情感共鸣的原因。“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言简意赅的文字，充满自然之趣，又蕴含深刻的道理。为何身处人世却没有车马喧嚣的苦恼？因为“心远地自偏”，只要内心能够远离世俗的纷扰，那么即使处于喧闹的环境，也如同身处僻静之地。他把自己对人生现实的理解和认识寄托在诗文当中，把诗情与哲理、与景物紧密结合，让他的作品既富有情趣，也带有理趣，给读者自然的感受和人生的启迪。

陶渊明作品的艺术特点和当时浓墨重彩的创作风气不同，无论是抒情还是写景，其诗文都带有一种质朴而清丽的理性色彩。也正是情、景、理三者的交融，人们可以在陶渊

明的田园诗中体验到真实的感受，沉浸到诗歌的意境当中。我们仿佛可以跟随他走进那理想中的世外桃源，远离战火，远离世俗，回归自然。其诗文这种深厚醇美的艺术境界，也就是苏东坡口中的“淡而实绮，癯而实腴”，奠定了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二、陶渊明诗文中的美学追求

陶渊明诗文能达到“淡而实绮，癯而实腴”的境界，和他对美的追求是离不开的。陶渊明是一个热情而真诚的人，他一直坚守着“诗意栖居”的浪漫情怀，在乱世中寻求那美好的世外桃源。这种带着诗意和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的追寻，在诗人的诗文当中，体现为自然美和旷达美的美学特征。

（一）平淡虚静的自然之美

与王羲之、谢安、谢灵运等名家不同，陶渊明诗文中多描写自然，将目光聚焦在田园生活，用平淡的意象、平淡的语言刻画自然，这跟他的人生经历是密不可分的。他生于自然，也归于自然，并描写自然。所以，陶渊明作品中所蕴含的自然之美是真实体验的缩影和真实情感的流露，力避浓墨重彩，不重雕饰。目有所睹，心有所感，而不是刻意而为之。

朱熹说：“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自然是陶渊明写作思想的核心之一，这种思想既影响了他人人生道路的选择，同时外化于他的文学作品中，也就形成了以“平淡自然”为美的独特的美学风格。其诗文题材的选择、意象的运用、质朴的语言及意境的悠远等都是形成陶渊明诗文自然美的原因。

（二）超然悠远的旷达之美

相较于其他心志难平的文人义士，陶渊明在乱世中毅然归隐，走向自然。他对世俗的毫不留恋，对生命本真的探寻，无不体现着他心中的豁达和超然。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时采菊的陶渊明，已经从各种尘世纷扰中解脱，呈现生命本真的状态。他内心的悠然空明，映射在菊花与南山的意象中，将整个身心融入山气和美丽的夕阳之中，又似乎化作飞鸟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翱翔，陶渊明仿佛真正进入了一种物我同一的“忘我”状态。在自然中达到旷达的美学境界，也是他创作和生存的终极目标之一。

陶渊明对旷达之美的追求深受美学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庄子天地赋命的旷达情怀。他冷静地看待此生，顺应自然规律而“乐天知命复奚疑”，忘怀得失，不慕名利，参透生死。他也将这种旷达美渗透在诗文创作中，和自身经历相融合，形成了色彩独特旷达悠远的美学追求。

（三）陶渊明美学追求的现实意义

罗丹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陶渊明却极擅长发现生活中的美，并用文字将美记

录，其美学精神也随着诗文学作品流传百世，深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在这个物质横流、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时代，我们是否可以暂时放缓脚步，把目光放到那些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所忽视的，被遗忘的东西，去探索未知的“美”呢？或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有不同的情感体验，进而得到人生的升华。

同时，当代物质生活的丰富，在潜移默化之中加剧了人内心的失衡。科技的不断发展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怎样在充满欲望和功利的世界里坚守本心，陶渊明其人其诗及其文，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他诗文中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追求，对美好理想社会的刻画，都在一定程度上洗涤读者的心灵。少一些世俗，多一些真情，美亦在其中。

三、结语

陶渊明用质朴的语言造就意蕴非凡的文学作品，用真情去追求人生之美。“淡而实绮，癯而实腴”不仅是对其诗歌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其文的由衷肯定，但客观来说这句评价并不适用于陶渊明的所有作品。他的文，特别是其骈文，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有符合当时文风特点的辞藻华丽之处，并带有慷慨雄浑的情绪，与“淡”“癯”不甚相符，如《归去来兮辞》《闲情赋》等等。文学作品的创作受诗人的心境和经历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诗人的创作风格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总的来说，“淡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评价是有凭据且中肯的。

陶渊明的骈文在其凝词炼字上有所雕琢，其意义内涵相比辞采，便显得清丽淡雅，冲淡平和。陶渊明散文创作的文字运用更多倾向于诗歌的手法，语言质朴，意境深远。这里所指的更多的是同一篇文章中意境和词句的比较。这种于质朴中见匠心，雕琢中显真意的相互调和之美，是陶渊明作品的一大特点。或是极简中的大巧不工，或是精巧下的返璞归真，都显示出陶渊明文学作品的独特魅力。陶渊明以其独特的诗文及美学追求，在国人的精神和内心世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东方人平静超然精神的化身。他看似质朴，实则绮丽的诗文，在平淡醇美中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他的人生境界更使无数后人奔赴探寻，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参考文献

- [1] 陈昕焯. 从陶渊明诗歌地位变化看经典诗人的成就因素[J]. 牡丹, 2021(16): 61-63.
- [2] 韩亚男. 陶渊明诗文作品对外传播研究[D]. 山西大学, 2020.
- [3] 李培培. 质而实绮 癯而实腴——论陶渊明诗文之美学意义[J]. 唐山文学, 2018(10): 167-168.
- [4] 曹虹. 清代文坛上的六朝风[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41(01): 75-83.